

- 出版社 1996 年版, 第 75—76 页。
- [19] 原文详见 Dieter Hesselberger, 同注 [7], 第 189 页和第 240 页。
- [20] 参见 Sven Hoelscheidt, 同注 [3], 第 36—37 页。
- [21] 同上, 第 34 页。
- [22] 参见 Werner Hoyer, 同注 [1], 第 82 页。
- [23] 同上, 第 34 页。
- [24] 详见 Sven Hoelscheidt, 同注 [3], 第 37 页。
- [25] 同上。
- [26] 同上, 第 35 页。
- [27] 所谓结构性变化是指: 外交政策范围更加广泛, 包括过去的纯内政问题; 外交政策问题复杂性增加; 外交政策的重要行为体增加; 外交政策决策愈来愈不是纯国家事务。
- [28] 具体事例可见 1996 年 12 月德国联邦议院专业委员会的外交政策议题, 详见 Joachim Krause, 同注 [4], 第 146 页。
- [29] 同上, 第 141 页。
- [30] 同上, 第 143 页。
- [31] 陈翌: “从足不出户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”, 载于袁元伦、顾俊礼主编: 《德国与世界》, 经济日报出版社, 北京 1996 年版, 第 20 页。
- [32] 譬如有看法认为, 这种保留权利将会导致欧洲一体化出现不必要的复杂形势, 甚至可能招致一场对放弃马克的公开辩论; 从宪法学角度也难以明确: 联邦议院一旦投了否决票, 将会产生怎样的约束效力。参见 Joachim Krause, 同注 [4], 第 143 页。
- [33] 同上, 第 151 页。
- [34] 参见洛塔·吕尔: “安全政策: 国家结构与多边联系”, 载于沃尔夫·艾伯纹和卡尔·凯泽主编: 《德国新外交政策第四卷: 机构与资源》, 慕尼黑 1998 年, 第 92—95 页 (Lothar Ruehl, Sicherheitspolitik: Nationale Strukturen und multilaterale Verflechtung”, in: Deutschlands neue Aussenpolitik Band 4: Institutionen und Ressourcen, Muenchen 1998, S. 92—95)。
- [35] 同上, 第 94 页。
- [36] 这一影响同样适用于德国联邦参议院和各联邦州。只是这一问题不在本文探讨范围。

北京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

为了加强我校对俄罗斯问题的综合研究, 经校领导批准, 俄罗斯研究中心于 2001 年 6 月 30 日成立。我国著名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、前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李凤林同志任中心主任。该中心的研究涉及俄罗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外交等方面。

该中心在成立之时, 与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“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意义和发展前景”的学术研讨会。参会代表来自外交部、中联部、中央编译局、国际问题研究所、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、世界历史研究所、近代史研究所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、中央党校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、北京大学等单位, 共 60 余人。何芳川副校长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。

与会代表就上海合作组织的特点、在国际格局演变中的作用、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对策、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有利条件和可能的不利条件, 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。研讨会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我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教学, 另一方面, 研讨结果也将在有关部门决策和实际工作中体现出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(关贵海)